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1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1 1941

卷之十五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

學中庸叙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中一而已矣。世之言中者，何不同乎？曰：無過不及中也。此自有形體者言也。曰：不偏不倚中也。此自有方所者言也。惟未發之中，則方所形體俱泯，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悉渾涵于其內也。故在天謂之命，曰於穆不已；曰無聲無臭者，此也。在人謂之性，曰不覩不聞，曰至隱至微者，此也。不其淪於無矣乎？蓋雖不覩不聞，其實莫見莫顯，無而未嘗無，有而未嘗有，所以謂之獨也。是獨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可見雖云未
發而其所以爲喜怒哀樂者自有在矣豈若世之求中
于未生身已前者淪于虛而隨時處中于過不及之間
者失之滯耶學者果於喜怒哀樂未發識其所謂中則
戒謹恐懼之功自有不敢須臾離者庶幾乎君子中庸
矣否則中且未識又何怪乎中庸之不可能哉噫知此
則知擇乎中庸信不容已矣噫世之論時中者悉後
之中庸也子思子未發之旨竟莫之省庶哉

中

中庸章句

朱子定

分三十三章

中庸古本

王陽明先生

復總只一章

庸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以之有不能盡者矣

中庸章句序曰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堯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入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

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
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
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
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
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
爲君臯陶伊尹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
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
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
氏之傳獨得其宗及曾氏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
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
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
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
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
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
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
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觀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得孟
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
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于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而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一助云爾。

中庸脩道說曰：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湏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

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中庸二字乃形容吾道之情狀也。命於天爲性率乎性爲道脩乎道爲教其道之本體曰中曰和。其本體之所該貫曰天。天地萬物其本體之至無而至有曰費隱。其本體至無至有之靈妙由鬼神。其本體之實備於人爲達德。爲達道。爲九經。爲三重。爲三千。爲三百。其實體是道。其爲舜之知爲回之仁爲子路之勇爲舜之大孝爲文之無憂爲武周之達孝。其一以貫之者爲孔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效之至曰參贊。曰配天。曰篤恭而天下平。其統括於一則謂之誠。其行之自然勉然則有誠者誠之者之別。其誠之者之事則在擇善固執。其事則在學問思辨行。其學問思辨行之要領則在尊德性道問學。其實落下手工夫則曰慎獨而已。知幾者慎獨也。爲已者實落做慎獨工夫也。知慎獨者可以言中庸矣。天命之謂性。言性即命也。率性之謂道。言道即性也。脩道之謂教。言教即道也。一物也。此其所以不可須臾離。

也可離非道也。然世人類說脩道卒不近者何故。則以
認不真。在睹聞形氣上着工夫也。不睹不聞。是畫出個
天命的樣子也。戒慎恐懼。要於此着力。何也。以一切睹
聞者。皆從是出也。至隱至微矣。而實則莫見莫顯也。此
君子之所以必戒慎恐懼而致謹於斯也。獨者何。所謂
與物無對者是也。蓋本無敵無臭者也。亦是畫出個天
命的樣子也。雖然。亦畢竟非真實。遠於性情之間者也。
有喜怒。必有所以為喜怒。有哀樂。必有所以為哀樂。則
未發者為之也。天命也。故未發非時也。本無睹聞。本自
未發也。中者亦不得已而名之也。循是而發之。未有不
中其節者。即渾然一天命用事也。發而未發也。所謂
性者也。此其所以為達道也。然又非有我之所私也。
中和則天地以位焉。萬物以育焉。蓋本同一體者也。實
理實事。言天而不為誇。此正所謂真性作用。非用爾手
勞脚攘也。篤恭而平。垂衣而治。正是此消息。屑屑於事
為。以為位育之作用者。亦淺之乎。言位育。淺之乎。知性
命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汝躬。允執其中。人皆受天地
之中。以有生。而中其原于天乎。子思子作為中庸。其諸
本家學。以發明執中之旨乎。不然。何以首曰天命。終曰

天載言中庸之道而諄諄于天也。然則孔子天縱之聖也。猶曰中庸其至矣乎。是中果爲天道而非人之所能乎。殊不知天也人也。其中一也。自誠明謂之性。天道也。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天人一也。所以首言戒懼終言敬信。非人道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天道乎。但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在人卽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卽性也。天下之大本也。然而又謂之率性之道。何道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原之天焉。爲天秩。具之於人焉。爲人倫。凡同此性者。同此道焉。隨其倫之所接。而率吾之天性以行之。則發皆中節之和。是卽天下之大道矣。若脩道之教。正所以教之。使復其固有之性。全其未發之中。而五者之間。不敢以一毫已私戕吾之天命也。可見是中也。洋洋優優淵淵浩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爲而成。夫焉有所倚也。凡所謂獨也。一也。誠也。隱與微也。神與化也。皆此中之別名也。故不徒謂之中。而謂之中庸。庸者日用之常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時此未發之中。未嘗須臾離乎道也。試自日用觀之。擇中用中。豈徒飲食之味爲然哉。自一身以達諸五倫。體之爲庸德。宣之爲庸言。布之爲三。重九經。極之爲

參贊位育顯之爲鳶魚之飛躍幽之爲鬼神之屈伸統
之爲發育峻極之大散之爲三千三百之精近之爲愚
夫愚婦所可與知與能遠之爲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
莫不由此以達之則亦何莫而非率性之道哉夫何小
人之反中庸者行險僥倖無所忌憚是以災及其身無
足怪也然智者知人之所不必知賢者行人之所不必
行而其不明乎道不行乎道賢也智也愚不肖也一也
此民之所以鮮能此中庸也君子欲明善以誠吾之身
道問學以尊吾德性而時時允執乎中也寧能已於學
問思辨篤行之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勇哉但行遠
自邇登高自卑致曲者必欲積累而致此固入德之要
也其必本吾之所以慎獨者造端夫婦於以達諸子臣
弟友之倫言事行道之際上下窮達之交富貴貧賤夷
狄患難之遇雖日用之應感於外者不能皆齊而內省
不疚一皆在於不言不動不覩不聞之隱微焉庶乎獨
之慎也時時此未發之中即時時發皆此中節之和而
至誠無息篤恭不顯凡其微之爲博厚高明悠久者其
有以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化育以至於配天一皆庸常
之達道也一皆至誠之能事而闇然日章誠之不可掩
也然則大經大本敦化川流不其會之於一中乎舍中

以言中庸者不有以失其命名之旨乎。雖然，執中一脈，肇自帝堯而舜之受命，文之無憂，武周之繼述，固皆續承之。勿替，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仰尼一天也。子思子發家學於中庸，首末言天，首末咸歸之仲尼，意亦微矣。噫，世之求中庸者，將以天道爲高遠乎？達之人倫不可須臾離也。將以人道爲近易乎？原之天命無聲臭也，信乎中庸不可能也。惟聖者能之，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之。

中庸大旨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庸以中名篇，溯其中之源流，謂天命卽性也。此天道也。率此天命自有之性，見諸日用常行，卽道也。但仁知各執一見，百姓日用不知，則未必皆中矣。惟隨日用之道而脩之，卽教也。非人道而何？是道也。不可須臾離也。雖性道不可觀聞而脩道，君子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須臾不離乎道也。戒聞不着，若至隱而至微，實莫見而莫顯，所謂獨也。惟君子爲能戒懼慎此獨也。獨一而已矣。然而有中和之名焉。喜怒哀樂，乃性之所固有者，自其未發謂之中，自發而中節謂之和。是中也。不徒謂之本，而爲天下之大本，是和也。不徒謂之道，而爲天下之達道，果能慎獨中極其

中和極其和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蓋天地萬物原吾
一體一人中和天地萬物都中和雖脩道之極功實蓋
性之能事而盡人合天教自我立此章之旨即一書之
大旨也

問命非命令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可証矣道即達道
不出人倫日用之常行矣乃謂教之不待乎章程設施
而脩道只在慎獨何歟曰自明誠謂之教何須禮樂刑
政以布其款式哉獨即不覩不聞莫見莫顯之隱微也
于此常存戒懼之心又何一時不自脩乎雖脩之之功
如遷善改過之類萬有不齊却總在戒懼一念既能慎

獨又何道之不脩也

問獨固貞一無對而中和

之別名何歟曰人生未有無喜怒哀樂者發與未發
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常寂常感發常
未發雖中和在凡民亦皆有之而大本達道非慎獨君
子不能也况未發在本文原頂喜怒哀樂言而世之談
未發者必自思慮未起并知且無之却非本旨問子
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外別無慎獨之功慎獨外別無
致中和之法慎獨致中和外別無脩道之教是矣如何
便能位天地育萬物曰依本文天地位萬物育凡慎獨
君子皆能之若要位天地育萬物雖堯舜仲尼其猶病

諸

問君子時中。子謂此中字須承未發之中言。何歟。曰中
庸本以中字名書。本文則云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若云隨時處中。謂隨時處夫無過
不及之中可也。謂隨時以處夫未發之中可乎。引仲尼
之言。卽異未發之旨。何爲以中庸名此書乎。蓋君子中
庸。正謂其時時戒懼不覩不聞。故時時是未發之體。而
發皆中節。時時各當天則。又不待言。此所以須臾不離
道。一依乎天命之性也。小人惟無忌憚。故反中庸。而君
子時時戒懼。益明矣。學者惟體認此中字親切。則下文
中庸其至矣乎。用其中于民。擇乎中庸。中庸不可能也。
中立不倚。君子依乎中庸。俱不外乎未發之旨。而于天
命天載。靡不脗合矣。否則以中名書之大旨。且不明。豈
特自離夫率性之道已哉。

民鮮中庸。俾道不明。不行于日用間。指點飲食不知味。
便是日用不知。便是終身由之而不知道。可見道之不
可須臾離者。不外飲食間也。飲食卽道。何事他求。此所
以中庸不可能歟。

問費隱一致也。隱不可索矣。費乃費用之意。何以見之。
曰泛觀天地之時物行生。反觀人身之精神知慮。何日

不費用哉。故夫婦可與知能。聖人天地有不能盡。鳶魚
飛躍以察于上下。造端夫婦至察乎天地。子臣弟友之
倫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遇。明而妻孥兄弟父母。幽而
鬼神體物不遺。他如舜之大孝。文之無憂。武周之繼述。
孔子對君之達道。達德九經。何而非道之費哉。亦何
一非道之隱微。不可窺測者。此道之所以藏。諸用君子
不敢湏臾離乎道也。可見君子時中。中也和也。中節也。
天下之達道也。彼謂發皆中節外。別有未發者在。寧不
謂費之外。別有隱者存乎。

費隱之道。通天徹地。至語大莫載。語小莫破。亦已極矣。
子思子于天淵中。只借詩指出個鳶魚之飛躍。便活潑
潑地。蒲前盡是性道之流通。從來形容莫有過于此者。
下緊承以造端夫婦。道不遠人。更覺親切。

鬼神即陰陽。陰陽即道。世之談鬼神。信其有者。便索其
形像之儼然。信其無者。便以爲無此理也。中庸論其爲
德之盛。却云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又驗諸祭祀。只
是個誠不可掩。道之費而隱也。雖鬼神曾得而離之哉。
噫。真信得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君子所以
戒懼不覩。不聞至誠如神。

問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是知天乃知人之原也。又云誠

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下文乃分言天道人道何也。曰天人一道也。盡人道所以合天道。故云誠者天道。誠之則存乎人也。明善外別無誠身之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一皆明善以誠其身。下文自誠明謂之性。即天命之性。天之道也。自明誠謂之教。即脩道之教。人之道也。天如是而生人。人如是而承天。誠則明明則誠。天人一也。惟至誠盡性可以參天而純亦不已。浩浩其天人亦天矣。中庸一書無非欲人盡人道以合天道。若判天人而二之則非道矣。故曰待其人而後行。

問性雖原于天而盡性不過自盡其一己之性耳。如何便能盡人物參天地也。曰學以盡性爲極則是性也。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與物得之爲人爲物。性本合天地人物而一之。非一人可得而私也。故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經綸立本知天地之化育造端。夫婦至察乎天地。必如此而後謂之能盡其性。若曰吾盡吾一己之性耳。不能盡人盡物。贊化育參天地。且未免窒塞其性真矣。何有于性之盡耶。

問盡性何必歸諸至誠也。曰誠者自成。性之實體也。故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可見不能成物則不誠。無物又何可以語自成哉。又

何有于成己之仁成物之知合外內以全其性之德哉
信乎誠本合己與物而兼成性本合天地人物而兼盡
此所以惟至誠爲能盡性而君子誠之爲貴

問至誠之功業何以見其覆載成物也曰此卽上文至
誠盡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于盡人物之性處卽其所包
含便見高明之覆卽其所承藉便見博厚之載卽其所
承賴便見悠久之成其實配天地卽是贊化育與天地
參也要之爲物不貳一言可以盡天地亦可以盡聖人
之道矣所以大學推其功之所先只在格物問生物則
不測矣學聖之功只當格乎不貳之物何歟曰觀下文
自昭也撮士以及無窮總只是個於穆不已之命
物不貳於穆不已未發之中不顯維德合而觀之中庸
有餘蘊耶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分存心致知固未盡妥謂道問學
乃尊德性之功何如曰天地間匪一不神匪兩不化天
人一也中庸一書原是發明理之一也中間每每對舉
言之如不覩不聞莫見莫顯未發之中發皆中節之和
道不明由賢不肖不行由知愚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愚
不肖與知與能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語大莫載語小莫
破造端夫婦察乎天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善繼其志。善述其事。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達道達德。生知安行。誠者天之道。誠之者
人之道。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者自成而道
自道成。已仁也。成物知也。爲物不貳。生物不測。洋洋優
優。自用自專。知天知人。並行並育。敦化川流。如天如淵。
大經大本。闡然的然。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凡費隱顯微。
如此等類。辭常對待。並舉理實。一致流通。一本萬殊。非
人力所能爲也。學者自心融通透徹。分處還他分。不必
強爲之合。而失之于儻侗。合處還他合。不必強爲之分。
而失之于支離。不然。都是從人意見。以惑亂人耳。信此
則凡精一博約。知行體用。俱不必多爲分辨。以增添
間之贅疣。

○問中庸論道多自不覩不聞不言不動處說。人多懼其
廣大莫窮。精微莫測。反身難以致力。何歟。曰。形色天性。
而渾身皆天性之流行。故曰率性之謂道。不可湏臾離
也。所以造端夫婦。達諸子臣弟友。庸言庸行之間。素位
而行。只在反諸身。達道達德。九經只在脩身。獲上治民。
信友悅親。只在明善誠身。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明哲保
身。三重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只是本諸身。苟
自用自專。生今反古。則災及其身矣。是論道莫有切于

此者但慎獨之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此中庸所以民
鮮能也

問至聖至誠分敦化川流如何曰若說中庸原是此意
却不可知然將本文潛心涵泳如何在至聖則散見若
此其精詳在至誠則包羅若此其廣大且如天如淵其
天其淵原有分別雖以川流敦化分貼亦可或謂惟天
下至誠能盡其性五章俱自至誠言大哉聖人之道三
章俱自至聖言不免大分析矣

問子謂經綸立本至于知化育則一無所倚咄咄淵淵
浩浩矣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化
育信難知也豈終不可知哉下文知遠之近知風之自
知微之顯一直說下果能知微則可以入德矣夫知字
承上說來可也若德即承上天德說不反與下相悖耶
曰下文人所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篤恭正所
謂微也天載無聲無臭微之至矣非天德而何到頭處
即入手處也况觀其會通即首篇未發之中天命之性
是矣但前云脩道此云入德至德凝道夫何疑哉

○問中庸始終言天果勉人之希天乎曰程伯子謂吾儒
之學本天誠哉是言也首言天命本人性之所自來終
言天載謂至德淵微與天合德盡性至命人一天也中

間知天配天如天其天無非勉人法天之意雖云無穀無臭言天載也而不覩不聞非即人性之天命乎盡人道以復天道固為最難而時時存吾未發之中非即維天於穆不已之命乎然則欲存吾未發之體亦惟戒懼乎不覩不聞敬信于不言不動隨其時出時措發皆中節吾性須臾不離慎吾之獨而已矣易曰效天書曰欽天詩曰敬天不備載於中庸之一書乎

問中庸一書言天命天載未發不顯以至位育參贊要不離乎喜怒哀樂于日朋友之外謂為日用之常是矣如鬼神之微顯武王之續緒宋志之祖憲律讓何可謂為常道哉曰性道不離須臾本通幽明貫常變合天

帝王而一之者也中庸原不分章人于家庭間明而妻孥兄弟幽而祭祀鬼神皆日用不能離者故言順父母即言鬼神祭祀正是幽明合一處武王一戎衣有天下人特知其處變而達權耳觀孔子欲言武王續緒而先言文王之無憂由于父作于述所以下文善繼善述正是文王之無憂也如此則知武周之孝達之以至禘嘗郊社何一而非天下之達道哉若帝王之道法天地之時宜未有一人能須臾離之者人皆日用之不知惟仲尼為能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所以為大也噫此中庸所

以不可能歟

○問中庸發明性學中間頭緒甚多望指其切近者而約言之可乎曰悟得徹信得篤橫言豎言只一性字盡之矣但不詳不足以盡其蘊也始即首末二章言之中節之和即是未發之中未發之中即是獨獨即是隱微隱微即是莫見莫顯莫見莫顯即是不覩不聞不覩不聞即是須臾不可離者須臾不可離即是性命性命即是道道即是教脩道之教即是戒懼不覩不聞戒懼不覩不聞即是慎獨慎獨即是致中和致中和即是率性之道道即是天命之性末章尚綱即闇然闇然即淡簡溫淡簡溫即近自微微即潛伏不可見不可見即屋漏不言不動即無言無爭不賞不怒不賞不怒即不顯篤恭不顯篤恭即無敵無臭無敵無臭即闇然天載即是天命之性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中庸首篇

中庸首大意欲人知所以脩道只在慎獨以致中和曰天命之謂性性即命也率性之謂道道即性也脩道之謂教教即道也性命于天為天道教脩於人為人道道曰率性合天人而為言者也人之道莫非天之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脩之戒慎乎其所不

觀故天之命不敢慢也。恐懼乎其所不聞，畏天之命不敢肆也。此何以然也？誠以不睹不聞，隱矣而見則隱之見也；莫見乎隱，不覩不聞，微矣而顯則微之顯也。莫顯乎微，隱之見夫固微之顯也，是獨之不可不慎也。故君子必慎其獨，而戒懼所不能已也。慎獨則合隱見貫顯微無滄，史之離道矣。言乎其隱也微也，為喜怒哀樂之未發未發則天命之性一毫不着于物，而何偏倚之有？故謂之中，言乎見也顯也，為發而皆中節，中節則天性之則一毫不與以已，而何乖戾之有？故謂之和，中為和之所自生，淵淵浩浩，天下之大本也。吾與天地萬物為一本，和為中之所發用，蕩蕩平平，天下之達道也。吾與天地萬物為一道者也。人惟不致中和，斯天地萬物皆不屬已。君子慎獨為能致中，致中所以致和也。致之而至于天地，天地有不位焉者乎？致之而至于萬物，萬物有不育焉者乎？蓋天地設位而吾成位乎其中，萬物並育乎其間，皆一性之充塞無間，而天命之流行不已也。此脩道之教，所以為至教，而聖人之能事畢矣。脩道即脩身以道也。脩道以仁，則慎獨以致中和是也。後之言脩道者，謂脩為品節，不求諸已，而徒取必於人物，其謬也奚啻千里。

性道教

天人一道也。天道固人道所自來，而盡人正以全其天也。苟天道不明，徒欲致其邁往之力，譬之幼離鄉井，長欲返之，使不知父母居止所在，遑遑然日奔走長途，無益也。雖道之原于天者，或偶得于窺測，而人道不盡，譬之祖父生身之所，或稍得于傳聞，乃跋涉憚勞，坐謀所適，則伯叔兄弟之親，庭闈田園之景，徒付之夢想焉耳。欲祖業之復得乎？是故不知天命之性，是不明天之道也。不知脩道之教，是不盡人之道也。中庸言道必原諸性，固欲人真知祖鄉所在，毋安于逆旅，言道必示諸教。

正欲人裹糧擇侶，促駕馳驅，毋廢于半途。雖曰天道未易明，人道未易盡也，但語人以家鄉之樂，而一動其思家之心，彼雖欲辭力不可得矣。路亦多岐，雖欲不問，不可得矣。况安宅廣居，曠之已久，雖欲不輯而理之，其心能自己耶？此中庸所以首揭性道教，以指示迷途，孰非訓天下萬世盡人道，復天道哉？故篇中有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曰誠者，自成而道自道，或以知天知人分言之，或以知人知天合言之，其旨義總括于首三句也。明矣。是故一陰一陽之道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常，而教即五倫之教。是

也。但範圍曲成道亦廣矣大矣。獨歸之五教何也。人莫切于身。身莫切于倫。而和者天下之達道。自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言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言之也。道察天地不越乎造端。夫婦道不遠人不離乎子臣弟友。九經之道必先之以修身。三重之道必始之以本身。凡學問思辨篤行無非明善誠身尊德性道問學無非明哲保身。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不自得。孰非反求諸身哉。此皆性所固有而脩道者脩此也。聖人之教莫此爲切。以至盡人盡物參贊位育其所以教萬世無窮者孰非脩道之極功哉。或者又以道而曰脩。惟以盡吾人一己百八千之功耳。何必原諸天命而名之。以中庸殊不知脩之云者雖不無學利困勉之力。實無所作爲。無所矯拂而戒懼于不覩不聞。莫非天也。盍觀孔子之言。脩身乎。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曰。脩身則道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卽脩道也。果可以人爲參之乎。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曾謂脩道之教而不本諸天乎。或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若徒求諸彝倫之間。何以返祖鄉耶。曰。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百

姓日用之常與知與能聖人人倫之至不思不勉乾坤
易簡之學可久可大知此則知盡性至命之教矣胡爲
乎厭中華之祖里而求諸無何有之鄉然後爲快也是
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道也
性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人之道
也教也至聖立人極一本之天秩天叙人亦天也故曰
中庸不可能也惟君子無時不中而學貫乎天人

教

教之繫於世也重矣國之治亂家之盛衰人之賢不肖
皆于此乎繫而王世教者不可不慎也彼功利辭章之
教非不足爲世道害然卑陋淺近特害乎凡流爾不足
論也自春秋以還聖教不明於上于是乎祖虛無尚空
寂而高明穎慧之士群趨而宗之二氏之教興聖道幾
熄矣何也聖人謂之性彼亦謂之性焉聖人謂之教彼
亦謂之教焉毫釐霄壤其分不在性命在乎教也蓋天
命之謂性凡具此性者孰不同此天命乎哉率性之謂
道凡由此道者孰不同此率性乎哉但道所同也行不
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彞倫之間情性稍偏離道
遠矣故聖人示以脩道之教也則是聖人之教主於脩
道豈曰道可道非常道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而無與

天下之達道。又豈曰性命雙脩。頓悟頓脩。而無庸於戒謹恐懼之功哉。不知喜怒哀樂。乃吾性固有之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乃吾性固有之倫。雖欲須臾離之。自有不能離者。凡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能。而庸言庸行。雖聖人。且有不勉者在矣。脩道之教。教其脩此焉。爾學知知此也。篤行行此也。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夫婦昆弟朋友。各盡其道。要皆本吾之所以慎獨者。以見諸日用。或抑其過。引其不及。于以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一皆全夫性所固有者。不能一毫加損于其間也。此脩道之教。所以大中至正。凡以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天地之化育。而中和位育。皆性分內事。耳。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而異乎夷狄者。不深有賴於聖人之教乎。觀契敷五教。凡禮樂刑政。要在弼教可徵矣。彼二氏教。尚虛寂滅情絕倫。自以爲留神性命之微。而道其所道。何有於達道也。既自離乎達道。又何有于率性。何有于天命哉。非性命之異也。教異之也。是以脩道之教。不離乎日用之常。此教之所以中庸也。其究也。盡性至命。克完其天道之精。二氏之教。脫離乎事物之累。此教之所以玄虛也。其究也。斷滅種性。自棄乎人道之大。可見以言性命無不同。以

言教大懸絕矣。况中庸言教必推原天命無非推本其道所自來而盡人道正以復天道耳。非馳神天道乃以人道爲幻境者比也。噫二氏之害亦儒者所自致也。何也。禮樂刑政固聖教所不廢而實非脩道之旨也。蓋由秦漢而下凡號爲儒者匪徒執聖門典籍爲性命珍藏不知反躬以立人極又徒恃禮樂刑政之具以爲籠絡粉飾之規故脩道之教久已絕響。彼二氏之徒乃得乘其弊以倡其說也。則凡世之高明爭奔趨玄寂其心異教者孰使之然哉。脩道之教不興則虛寂之教不熄可見教之辨於聖學異端也。如此其明教之繫於人心世道也如此其重欲維持世教者尚其慎之。

未發

天一也。性一也。未發之中即天之命人之性也。喜怒哀樂孰非性乎。發與未發所以名之爲中和者若不同而性果有二乎。但謂之未發即所天載之無聲臭也。天命之於穆不已也。人性之淵淵浩浩不覩不聞也。欲從而形容之是欲描畫虛空而虛空何色象乎。雖然虛空不可描畫矣。而虛空萬物之有無不可以形容其近似乎。彼由太虛有天之名則太虛即天也。雷風雨雪亦莫非天也。雷風之未動雨雪之未零寂然杳然一大虛而已。

矣。時乎雷之震，風之噓，雨之潤，雪之寒，陰陽各以其時
 不其冲然大和矣乎？自雷風雨雪之藏諸寂，謂之為大
 虛也。大虛本含乎太和之氣，謂其本此雷風雨雪不可
 也。何也？及其有也，由太虛而出，非自大虛之外來也。自
 雷風雨雪之動以時，謂之為大和也。大和即寓於大虛
 之中，謂其始有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方其無也未
 嘗不大和，特不可以大和名也。是大虛之中本自有大
 和者在，而大和之外未嘗別有大虛者存。當雷風雨雪
 之寂若無焉，斯謂之大虛固大和之所自出。當雷風雨
 雪之動以時焉，斯謂之大和而大虛自若也。大虛大和
 名有不同，天則一而已矣。孰知大虛大和之即天也，而
 大虛大和亦一而已矣。可見喜怒哀樂一人性之雷風
 雨雪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而謂之中，非人之大虛乎？發
 皆中節，非人之大和乎？大虛之中朕兆莫窺，而無一不
 包無一非天未發之中，冲漠無朕而何一不備，何一非
 性乎？雖未之發則不可測識，而假大虛以形容之，亦有
 可得其彷彿者矣。然則性一也，謂之中，又謂之和者，因
 喜怒哀樂之發與未發異其名，未發非無也。時不可以
 有言也。雖由已之所獨知也，然默而識之，無形之可睹，
 無聲之可聞，亦廓然太虛而已矣。及一有所感，遇可喜

而喜遇可怒而怒遇可哀而哀遇可樂而樂發雖在我
而一無所與禮記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
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則是發非有也特
不可以無言也。盎然大和而已矣。是發與未發皆自喜
怒哀樂言。雖謂未發即性之未發發即性之發焉。亦可
也。若舍此而別求未發之體則惑矣。噫。凡言性而或偏
於有偏於無偏於動偏於靜皆惑也。知性不偏於有無
動靜則知發與未發中與和大本與達道不覩不聞與
莫顯莫見一也。戒慎恐懼與慎獨所謂工夫亦一也。天
命不可二性不可二道不可二則脩道之教其可二之
哉。觀之文義于慎獨之後即承以發與未發可知矣。若
曰如何以養其未發又何如以養其所發慎獨之外又
有功焉且不可謂之獨矣。曾謂中庸有是教哉。試自養
物者觀之。如鳥獸之臚不可見也。可見者其羽毛耳。臚
與羽毛雖有內外之分而由臚以達羽毛一也。苟如何
以養其臚又何如以養其羽毛。有是理乎。曾有欲其羽
毛之鮮澤而不實其臚亦有徒實其臚不顧其羽毛乎。
草木之不可見者根也。可見者枝葉也。根與枝葉雖有
本末之分而由根以達之枝葉一也。苟如何以養其根
又如何以養其枝葉。有是理乎。曾有欲其枝葉之蕃茂

而不沃其根。亦有徒沃其根，不顧其枝葉者乎？物之自養與人之養物，且不以內外本末二其功，何獨於性學必欲分裂支離之，而自以爲是也？後儒所論工夫，各有不齊，要皆平生所得力者。至謂看未發以前氣象，則其論爲尤精。然亦止可謂之方便法門也。謂其爲中庸之旨，可乎哉？是故統而觀諸天散殊而觀之物，而性學可會通矣。

時中

道不可湏臾離，何也？率性之謂道，性可湏臾離之哉？性之發也，時喜則離乎怒，時哀則離乎樂矣。而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可湏臾離之哉？惟發之中不可湏臾離。

此君子所以時中也。惟君子時時未發之中，此君子所以中庸也。故謂之中庸者，日用間時時此中是用，不可湏臾離焉。所謂用中用此也。擇乎中庸，擇此也。依乎中庸，依此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雖欲外中以爲之用也，其可得乎？或曰：中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之理，卽註云隨時處中是也。若云時時此未發之中，得非有體而無用乎？蓋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時時此中，則發皆中節，而天下之達道管是矣。未有有體而無用者。况子思子以中庸名書，卽自釋乎中之名義，此乃引伸

尼君子中庸之言而時中之旨與未發之中不相合焉
果子思子前後自相悖乎抑後儒悖其釋中之旨乎今
即中之義而推廣之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
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
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
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可安排
安排着則非中矣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隨時處中
莫此爲切又必不待安排而後有以盡乎隨時處中之
義合程朱之言觀之發揮中義殆盡矣不知事事物物
之中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隨時處之此乃中節之和
時喜而喜時怒而怒時哀而哀時樂而樂一一中其
然之節于變萬化何可名狀要皆統括於未發之中也
人無二性性無二中有自體而言者有自用而言者用
其可少哉必自體以達之用而後無安排也予也過信
子思子則然其於程朱之言何敢致纖毫疑耶特程朱
之言後學孰不尊信而反致疑未發之旨抑以子思之
意先後果不同乎必於君子中庸先補出心字而後能
隨時以處中乎况時字即時習時敏無時不然不離須
臾之意而時措時出亦惟時中者能之此中庸所以爲
至也此中庸所以不可能也非孔子聖之時上律天時

其孰能之哉。抑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人與天本同此中也。天運三百六十五度，一晝一夜，無時或已。其於穆如故也。人性與天同運，三百六十日用，不離須臾。其未發如故也。故中庸通篇曰：不睹不聞，不言不動，不見不顯，闇然日章，無爲而成。又曰：微曰隱，莫非闡明未發之蘊也。人惟不肯反身默識，以求其所謂未發者，祇欲襲取而強爲之，圓融活變，委婉流通，自以爲無着無礙，活潑潑地，而認此爲時中焉。其與小人之中庸何異哉。噫！執中之旨，傳自堯舜，惟微未發，得非先後之一

合而觀之始得

道不明不行

道之大原出于天，而明道者何？即天性之知也。行道者何？即天性之能也。率天性之知以爲知，則知即性之實體；道于是乎行矣。率天性之能以爲能，則能即性之真機；道于是乎明矣。此所以率性之謂道也。夫知能一性也，明行一道也。知能無二性，而分吾性以爲知能，明行無二道，而分吾道以爲明行，是二其性也。二其道也，何怪乎道之不行不明也。所以夫子謂道不行者，由知之過不及，可見道之行也。正以行乎性之所知，而知外無行矣。道不明者，由行有過不及，可見道之明也。正以明

乎性之所行而行外無知矣。智愚不免外行以爲知。賢不肖不免外知以爲行。雖所行有過有不及。而道之不明不行。則知愚賢不肖無等差也。故又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卽能知二字觀之。能非行乎。知非明乎。柰何。夫子本欲合知行而一之。後儒必欲裂知行而二之。又謂能知之知。在知行之先。道于是乎愈晦而愈塞矣。且道莫切于日用。而飲食乃日用最切者也。飲食能知味者。卽吾性之知能也。聖人本欲指近易者以教人。後儒反以繁難者惑人。而以飲食正味譬道之中。此道之所以愈遠愈支也。試以飲食言之。愚則昏昧不

知味矣。智者研窮物理。而于味亦莫之知焉。不肖放肆不知味矣。賢者謹守儀度。而于味亦莫之知焉。以人品言之。智賢若愈于愚。不肖而不能知味。則一也。苟由此而知其味焉。愚者能知性也。智者夫豈于性有所加乎。賢者能知性也。不肖者夫豈于性有所損乎。人品雖殊。知味則一。殆不可以過不及論矣。况心不在焉。則食不知味。而知味則心在無疑矣。曾謂心在而道有不明不行。飲食知味之外。又別有道在所當明行者乎。可見道不離乎飲食之常。何其近也。明道行道。不出飲食知味之外。何其易也。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知能之良。各足

于天命之性信乎率性之謂道不可須臾離也已然則欲求中庸之道者惡可裂知行而二之舍日用飲食而求之哉噫愚不肖無足責也人顧其心求爲賢智亦可以自省矣

造端夫婦

天下之達道五夫婦特其一也自天地開闢以來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易歸妹彖傳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成歸妹人道之終始也此中庸所以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道至察天地而功乃始于夫婦之間

魯謂中庸果不可能乎哉或曰道率于性原于天莫載語小莫破故舉其全體則天地聖人不能盡舉其一節則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所謂造端夫婦其理則然而君子以參贊位育爲極功于居室何與焉抑知明道行道豈遠人以爲之哉道不遠人自夫婦達之子臣弟友之倫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遇莫非用功之地也况道不離乎須臾而居室之近乃常情最易泄狎君子無所不致其謹于此尤加謹焉故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矣而視聽言動其見于夫婦間者何敢忽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

矣。而喜怒哀樂其發于夫婦間者何敢忽也。惟夫婦乃人情所易忽者。且不敢忽。則子臣弟友乃人所共勉者。敢不孝弟忠信乎哉。自衽席以達之大庭。廣衆自宴。昵情慾以達之禮節。揖讓無一不慎。而造端則有自耳。是故觀厥刑于二女。非舜之造端乎。而四方從欲以治。刑于寡妻。非文之造端乎。而迓于兄弟家邦。二聖固已有明徵矣。易家人彖傳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就謂察天地不始于夫婦哉。嘗聞千里之應。係乎居室。萬化之原。起于閨門。造端托始。其功信不可誣也。但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端本澄源。誰其尸之。誦大學。深。有警于母。自欺誦中庸。深有警于造端。夫婦合而言之。敢不勗諸。

達孝

性一也。未發之中。發皆中節之和。中和即性也。所以率性之謂道。而和爲天下之達道。不可湏臾離也。然達道有五。不越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此達道所以爲中庸之道。而盡性者。盡此焉耳。但均之爲道。而中庸諄諄于大舜武周之孝。何哉。觀孩提不學不慮。而知

能之良獨于愛敬爲最切可見人子孝親之念一根諸天性不假強爲者也故宜兄弟樂妻孥而父母順焉其注然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獲上信友必本之順親而孝爲五常之本百行之原者此也則其由愛親之念達之天下何莫非孝何莫非率性之道哉然謂之達孝者果天下之通稱之謂哉蓋一書之中所云達道達德不一而足上文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則達之義可識矣所以武周于親之志事不徒曰繼曰述而曰善繼善述此孝之所以達也是故春秋脩祖廟陳宗器設衣裳薦時食至于序昭穆焉卽其繼

述者達之于祖考也序爵則達于貴矣序事則達于卑矣旂酬則達于賤矣燕毛則達于老矣合宗廟之內凡子孫臣庶死生存亡無一不貫徹焉孰非其孝之達乎猶未也郊社以事上帝則大而天地此其達之禘嘗以事其先則遠而祖考所自出此其達之治國如視諸掌則合萬國之臣民衆庶莫非其所達矣繼述親之志事至天地祖先國人無不達孔子稱武周達孝豈溢美哉孝經曰孝弟之道通乎神明光乎四海無所不通正謂此也雖然武周之達孝不過自盡其性云耳得此之謂德卽天下之達德行此之謂道卽天下之達道布之爲

三○重○九○經○極○之○爲○參○贊○位○育○莫○非○孝○之○所○達○亦○孰○非○自○
盡○其○性○哉○此○所○以○知○達○孝○爲○盡○性○則○知○達○道○爲○中○庸○不○
必○求○之○于○玄○虛○也○或○又○曰○中○庸○之○道○無○嚴○無○臭○不○覩○不○
聞○雖○費○而○實○隱○也○達○孝○特○性○道○之○一○端○耳○惡○足○以○窺○隱○
微○之○秘○乎○此○中○庸○所○以○不○明○于○世○也○視○于○無○形○聽○于○無○
聲○非○孝○子○之○所○以○事○其○親○乎○仁○人○事○天○如○事○親○孝○子○事○
親○如○事○天○無○二○性○也○無○二○道○也○此○中○庸○所○以○不○可○能○而○
徒○求○之○虛○寂○者○自○賊○其○孝○親○之○性○自○異○乎○中○庸○之○道○也○
中○庸○諄○諄○于○大○舜○武○周○之○孝○正○以○見○隱○不○外○乎○費○而○爲○
索○隱○行○怪○者○發○也○世○之○溺○心○虛○寂○之○教○者○殆○亦○未○知○執○

中○之○道○一○本○之○堯○舜○乎○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力○行○近○仁

古○人○言○仁○亦○多○矣○曰○公○曰○愛○曰○知○覺○曰○生○理○曰○不○忍○人○
之○心○皆○仁○也○然○而○未○備○也○獨○孔○子○對○哀○公○曰○仁○者○人○也○
尤○爲○明○備○何○也○天○生○斯○人○生○理○完○具○有○此○人○即○有○此○知○
覺○而○公○也○愛○也○不○忍○也○足○于○斯○人○之○身○而○與○俱○生○者○也○
統○一○人○觀○之○七○尺○之○軀○微○而○神○氣○顯○而○骨○骸○內○而○臟○腑○
血○脉○外○而○爪○髮○皮○膚○活○潑○潑○地○渾○然○盎○然○形○色○一○天○性○
也○性○即○仁○也○觀○孩○提○之○童○言○笑○嘻○嘻○手○足○舞○蹈○渾○身○有○
惻○怛○之○流○通○如○向○陽○花○木○自○根○株○以○達○枝○葉○莫○非○春○意○

之暢達也。是生意充塞乎天地。而亦充滿乎人身。苟為不仁。則不可以為人也。明矣。孔門言為仁之功亦多矣。曰克復。曰敬恕。曰訥言。曰先難後獲。曰事賢友仁。曰恭寬信敏惠。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為仁也。然皆因人而施也。獨孔子對哀公曰。力行近乎仁。尤為直截。何也。力行云者。雖百行具備。而要在以達德行。達道也。好學。學此也。知耻耻此也。行之力不力。則存乎其人耳。所謂克復訥言之類。莫非實用其方以行之也。果能明物察倫。脩德凝道。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自戒懼不覩不聞。而覩聞一涉于非禮。即勿視勿聽焉。自敬信不言不動。而言動一涉于非禮。即勿言勿動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五倫百行。無所不用其至。如獅之擒虎。鷹之搏兔。俱用全力。無分于小與大也。斯人也。耳目口體。莫非神氣之貫通。食息起居。一皆精誠之懇到。故志仁即無惡也。欲仁即仁至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有不足者。力行近仁。不信然哉。或曰。仁即人也。何事力行。而力行即仁。何止于近耶。不知孔顏為人。尚發憤竭才。他可推矣。蓋仁以言其渾然之體。力行言其勉然之功。行之雖力。而天理之極至。不免參之以人。為其必優而游之。厭而飫之。俟血氣渾化。骨肉都融。自然與仁合真。

而亦充滿乎人身。苟為不仁。則不可以為人也。明矣。孔門言為仁之功亦多矣。曰克復。曰敬恕。曰訥言。曰先難後獲。曰事賢友仁。曰恭寬信敏惠。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為仁也。然皆因人而施也。獨孔子對哀公曰。力行近乎仁。尤為直截。何也。力行云者。雖百行具備。而要在以達德行。達道也。好學。學此也。知耻耻此也。行之力不力。則存乎其人耳。所謂克復訥言之類。莫非實用其方以行之也。果能明物察倫。脩德凝道。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自戒懼不覩不聞。而覩聞一涉于非禮。即勿視勿聽焉。自敬信不言不動。而言動一涉于非禮。即勿言勿動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五倫百行。無所不用其至。如獅之擒虎。鷹之搏兔。俱用全力。無分于小與大也。斯人也。耳目口體。莫非神氣之貫通。食息起居。一皆精誠之懇到。故志仁即無惡也。欲仁即仁至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有不足者。力行近仁。不信然哉。或曰。仁即人也。何事力行。而力行即仁。何止于近耶。不知孔顏為人。尚發憤竭才。他可推矣。蓋仁以言其渾然之體。力行言其勉然之功。行之雖力。而天理之極至。不免參之以人。為其必優而游之。厭而飫之。俟血氣渾化。骨肉都融。自然與仁合真。

矣。是故方其用力，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謂行仁是也。及力到功深，自然得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由仁而行，斯一毫力不可着也。或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矣。何事于親親也？不知仁固斯人生生不息之機，而生身之所自，曷能已于親乎？故曰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果能竭力以于其親，則事親之孝子，即事天之仁人矣。故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噫，仁，天道也行，健，即天也。乾元資始，乃統天也。力行人道也。自強不息，近乎仁，即幾乎天也。就謂仁不在乎力行之人哉。

人道

文武之政，繫其人之存亡。人何為存乎？存以人道之盡也。人何為亡乎？亡以人道之不盡也。前云人道敏政，後云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強且明焉。文武之人，雖亡而實存乎？人特患其不果，不果故不敏耳。果則愚柔且不足以限之也。况未必盡愚，未必盡柔乎？然前云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後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豈專以天道屬生知安行之聖，而人道不過以困勉擇執自勵云乎哉？故自此以下，天道人道分屬性教，判然為兩途矣。不知孔子本以人道望哀公，而盡人正以合天。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也。且仁也，誠也，一也。皆

天也。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正以人之一身。莫非天理之流行。而形色即天性也。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莫非人道。所當盡者。然亦莫非仁心貫徹于其間。與本天秩等殺本天之所生。故云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若曰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耻近勇。祇以盡人道。而何與于天道哉。此又以天人安勉分作兩途。乃後儒之見。非聖門宗旨也。蓋學問思辨篤行之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銳也。以此擬諸從容中道。若有不可企而及者。觀發憤竭才死而後已。諸聖賢莫不不以人道自勵。他可知矣。况竭目力者。正以盡天明。竭耳力者。正以盡天聰。而竭心思者。就非盡吾天性之分量哉。故中庸一書。爲人道發也。道盡則天道在我。而天道一毫未合。是即人道之有虧。所以言致中和。即曰位天地。言造端夫婦。即曰察乎天地。言盡性。即曰參贊天地。言經綸立本。即曰知天地化育。未言闡然而終之以天載無聲臭。就非孔子望哀公盡人合天之意乎。是故下學上達。知我其天。孔子自道。固如是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凡學聖人之學者。皆如是也。于此乎益信。雖然。學問之道。有自造詣言者。有自功夫言者。品評往古。較量人材。論其造

造詣言者。有自功夫言者。品評往古。較量人材。論其造

詣可也。考古證今，因人反己，則當循其用功節次以求進益於無窮焉。是以造詣各殊，凡聖賢安勉其等級，自有不可紊者。若自用功言之，由勉正以求進于安，而天道無窮，人道亦無窮，其人存者存，以此耳。否則自暴自棄，人雖存而實亡，寧無懼哉！信乎志中庸之道，當以人道自勉，慎不可以天道自諉。

爲物不貳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會而通之，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一物也。物一道也，所以言夫學之道。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推其所先，惟在格物。物格則知至矣，知至則知止。至善而大學之道備是矣。中庸曰：天地之道可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之一言，即可以盡天地之道。物也，道也。一乎二乎？夫何世之言道者，莫不曰無聲無臭而已矣。而見道于無，不徒佛學爲然；言物者，莫不曰成象成形而已矣。而見物于有，不徒俗學爲然。苟有謂物即道，道即物者，不鄙之爲贅疣，則嗤之爲粗淺，殆於見聞口耳無足怪也。孰知宇宙間成象成形，無聲無臭，原不貳也。所以盈耳充目，洋洋優優，莫非至物。莫非妙道，同歸于不著不察已耳。蓋觀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而察于上下者。

物也。何與于費隱之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乃鬼神之道也。何爲體物而不遺。周禮六德六行六藝皆道也。何以爲三物之教耶。故又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成無物。不貳即誠。嗚呼。盡之矣。惟其物本不貳。所以戒慎乎不聞。不覩。而中和極位。育之能。敬信於不動不言。而篤恭。泯威勸之迹者。乃吾儒格物之實學也。或曰。言物即所以言道。信然矣。天陽物也。地陰物也。形氣虛實。方圓動靜。判然二之矣。而謂之不貳。不過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其理固如此也。爲物不貳。豈實論哉。曰。天地清寧。各得其一。猶二之也。何以生物不測耶。蓋天下至精至微之蘊。與不越粗鄙淺近之間。吾誠即淺近者言之。書秦誓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不貳即一心之謂也。此猶可以意見解也。又以至粗鄙者言之。一男一女。兩人也。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則其所謂構精者。非不貳乎。所謂化生者。非不測乎。知男女之構精化生。則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宜無俟於言矣。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吾且即乾坤言之。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乾固盡坤之所生者。以始之。坤即盡乾之所始者而生之也。一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之知始。固寓乎作成之中。坤之作成。不出

乎知始之外也。一也。所以乾健坤順乾君坤藏乾成象坤效法乾元統天坤順承天而乾坤同一元也。不然天地二物也。何爲泰則天地交。而萬物通。否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于茲可默識矣。不止此也。仰觀于上。日月之爲物。各有質也。其所以合朔而明生者。何也。不貳也。俯察于下。山澤之爲物。各有形也。其所以通氣而廣生者。何也。不貳也。推而至于昆蟲之小。蜉蝣蟣蠓。各安類聚群分之理。而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惟其不貳。所以能變化也。推而至於草木之微。枯枝腐葉。尚有氣化之妙。而移花接木。連理同枝。惟其不

貳。所以能發榮也。數百十人同謀一事。而事可集者。智不貳也。人非我也。語言訓誨。可以變化氣質。人我果有貳乎。物非人也。飲食入口。可以滋榮血氣。人物果有二乎。故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生知安行。學利困勉。及其知之成功。一也。雖欲二之。不可得也。要之。此皆自其散殊者言之耳。交則不貳。不交則貳。非所以探其原也。其實天地萬類。同爲一物。渾淪大極。敦化川流。其原本如是也。孰得而貳之。噫。真知此者。正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化育豈易知哉。雖然。人人同此天命之性也。同此率性

之道也。發與未發，中和一原。溥博淵泉，時出不匱。只此不貳之物也。天地大夫婦也。賢智皆能測度。夫婦小天地也。愚不肖可與知能，然反而求諸身心，所以爲天地之綱緼者何在也。所以爲夫婦之構精者何謂也。所以通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何所從事也。皆茫茫然莫之省焉。又何有于天地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信乎爲物不貳之一言，足以盡天地之道，致知格物一言，足以盡聖人之學。

至德凝道

中庸言道曰：天下之達道也。言德曰：天下之達德也。

古今無聖，愚無人我，一也。大哉聖人之道，乃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道不自凝，必以德而凝也。不其岐道與德而二之乎。蓋有是德，則有是道，無其德，則無其道。此道德所以一也。發育峻極，三百三千，大道雖人所共有，而獨歸之聖人者，正以聖人之德足以凝此大道云爾。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必如此，而後德可脩，道可凝乎。夫道在天下，聖人不能爲之加，衆人不能爲之損，乃人人所共由者，在德則人之所自得也。其小大厚薄淺深多寡，人人殊焉。父不能以

道傳諸子非不愛其子也。臣不能以道獻諸君非不忠乎君也。父雖至愛不能必子德之必脩。臣雖極忠不能必君德之必至。所以凡爲人子者孰不愛其親。承孝之道人人同也。良知良能不待學且慮也。必實愛其親者有此孝之德而孝之道爲能實有諸已焉。凡爲人弟者孰不敬其兄乎。弟之道人人同也。良知良能不待學且慮也。必實敬其兄者有此弟之德而弟之道爲能實有諸已焉。孝弟雖同其德則異。因其人何如耳。即父子兄弟而君臣夫婦朋友皆然。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德以行道。道以德凝。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易謂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之謂也。譬之水焉。江海無窮。汲之在器。器有小大。水即因之。彼器之敝漏者不足言。而天下雖有完器。其如器之褊狹。何以有限之器。汲無窮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江海惟大。故爲衆水之會。聖人德猶江海。故爲斯道之宗。仁知皆美德。而道無分仁知也。惟其各局于是。此所以鮮君子之道也。清任和皆至德。而道無分于清任和也。惟其各有所偏。此所以異乎大成之聖也。若曰道本自然。不由勉強。德性固有。無俟脩爲。此以本體言也。非所以言脩德凝道也。或偶開一竅。自謂真悟。譬鼠飲江

河自以爲充量也。或稍涉多聞，自謂實得，譬僕隸入觀武庫，自以爲巨富也。故孔孟慨知德者鮮，不知道者衆，皆此類也。然道無形也，謂之凝道，何哉？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凝卽充實，有諸中也。猶水之凍焉，天氣栗烈，大地皆冰，故水之與器凝結爲一，不知水之爲器，器之爲水，堅固而不可解，人之凝道猶是也。但履霜馴至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望洋興嘆，不知備其器者，無志于水者也。能自潔其器者，每每以勺水自多，又何有于水器之俱凝哉？是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天固凝而生之也。擇善固執，德至道凝，盡性至命，踐形惟肖，人亦凝而歸之也。其初也，與形俱形，其終也，無形與有形者相爲凝成，其斯以爲天下之完人也。所謂盛德形容，有道氣象，又皆真積力久，根心生色之必然者。尚何上下否泰之不宜，而參贊位育，不合天地人而一之哉？或曰：志道據德，至德凝道，信無二也。然尊德性，道問學，未免各有所重，何哉？蓋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如廣大高明精微，中庸新故厚禮，皆德性所固有者，非致盡極道，溫知敦崇，以盡其問學之功，則德性何由而尊也？于此見或一偏本體功夫，稍有偏重，失則均矣。又何有于道之凝也。

耶奈何世之論學者又止論其道不論其凝道之功不
曰見在之良知則曰當下之本體不曰人人具足箇箇
員成則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反身脩德之學弗之講
焉是以談道者滿天下疑道者未見一人見之豈不明
談之豈不足以快人之聽而身無實德則虛見虛談何
與於大哉聖人之道

知化育

道曰中庸乃日用所常行者與知與能無間乎夫婦庸
言庸行不出乎彛倫其于天地化育何與哉蓋人惟不
知道也言中庸則以爲近易言化育則以爲高遠孰知

日用飲食以至應接倫物凡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莫非
天地之化育而人自不察也所以中庸一書言知天如
天配天不一而足豈無見而云然哉首章言性乃人所
同具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人之性非天性乎末章言
德亦人所同得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之德非天德
乎化育萬類生生不測者天也性本之天德同乎天參
贊位育皆德性所固有者而中庸之道孰非天地之化
育耶嘗觀之易馬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翕闔
摩盪網緼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
暑此所以乾元資始品物流形乾道變化性命各正萬

物群分類聚于天地間燥濕燠蒸變化孕育不可窺測
其實昭然化育不可掩也故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活潑乎鳶魚飛
躍徹上徹下費而隱微而顯無往而非化育之所在也
欲求中庸之道而不知天地之化育也可乎哉蓋化育
乃大經大本所從出也論斯道之體則由天賦之人故
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論體道之極
則由人以合乎天故云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本知天地之化育果于化育有真知焉大經一天叙也

酬酢萬變我無與也大本一天君也貞靜有常我無爲
也夫焉有所倚而肫肫淵淵浩浩純乎天地之化育至
誠一天也然其知也豈見聞智識所能測度而探索之
哉神明默契至誠則然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不然中庸乃日用所常行者何爲一則曰中
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一則曰中庸不可能也正以
化育未易知不能時時此未發之中與天地合德也故
從事于作用而不知大經者非矣經綸大經而大本未
立焉可乎從事于本體而不知大本者非矣經綸立本
而不知化育焉可乎惟化育之不知所以經綸不免於

造作立本終涉於矜持經世出世各恃所長可大可久
終非易簡既不能知性而知天又安能盡性以至命無
怪乎中庸不可能也已雖然化育豈遠於人哉參贊總
歸於盡性位育不出乎中和即一飲食而知味焉則道
明道行化育之知其度幾矣柰何喜怒哀樂易知也喜
怒哀樂之未發未易知焉視聽言動易知也戒慎於不
覩不聞敬信於不言不動未易知焉鳶魚之飛躍易知
也察于上下未易知焉故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即日用間一飲食之味且莫之知又何有于天地之
化育又何有于中庸之道信乎中庸即天地之化育也
特患其不誠且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是故思知
人不可不知天

闡然

中庸之道率性之道也人知君子小人其品頓殊不知
闡然的然其學本異惟其闡然則爲君子中庸惟其的
然則爲小人反中庸也是小人也豈勢利之徒哉遠人
爲道務外徇名所以的然日亡自戕其天性也闡然者
何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極而至于
不顯惟德天載無聲臭焉皆人所不見也龍飛九五本
乎淵潛雷聲大壯起於坤復而篤恭天子平于闡然處

無加損也。的然者，闇然之反也。小人之學，不識性命之原，每從人所共見者，大其聲色以自炫，事求可，功求成，殫竭精神，盡爲世界營絆，其初亦若可觀，而無源之水，涸可立待，又之且將自厭自倦，不勝其消沮矣。是闇然者，不期章而自章，的然者，本欲求章，終乃日亡而不覺耳。夫闇然皆已所獨知也，其幾可不慎哉！誠自中庸一書會通觀之，中與和也，費與隱也，微與顯也，誠與化也，大本與達道成已與成物也，敦化與川流，經綸與立本，溥博淵泉與時出也，中和與位育，盡性與參贊，本諸身與徵諸民爲物不貳與生物不測也，合外內之道也，性

之德也。二之則不是矣。但言莫見，必本乎隱，言莫顯，必本乎微，言發皆中節，必先之以未發言達道，必先之以大本言不可掩，必先之以誠言道問學，必先之以尊德性言成物，必先之以成己言治天下國家，必先之以脩身言參贊位育，必先之以中和盡性言形著動變化，必先之以致曲言天地，必先之以造端夫婦言溥博高明悠久，必先之以至誠焉其始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固寂然不可窺，其究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亦淵然不可測，闇然日章，其幾斷可識矣。是以君子功惟慎，獨湏臾此未發，湏臾此闇然也，戒慎乎不

覩不聞敬信乎不言不動子臣弟友之倫惟在反已而
三重九經其所以徵諸民者莫不本諸身焉此君子爲
已之學以至德凝至道而中庸之道必待君子之人而
後行也有以哉小人惟其的然一切求諸外一切爲乎
人縱有建明一皆身外之事而性道漸滅盡矣故曰小
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係乎獨之
慎與不慎有如此雖然君子豈有意以闇然哉天命於
穆性卽命也君子知性知天敢自違乎於穆之體哉所
以中庸不可能者不能此闇然也惟其不能闇然故曰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然則
從希聖希天以求中庸之道敢不闇然乎哉

學孟子七篇叙

孟氏七篇無非崇王道以黜霸術明正學以熄異端尚
仁義以消功利而道性善與指點惻隱之心尤爲喫緊
此所以功不在禹下也苟非善養浩然之氣如泰山墜
立安能巖巖於戰國勢利中揭日所以行中天哉要其
所以大有功於斯道者却只是願學孔子而已矣何也
孔子萬世學之的也性本至善人人自有孔子在也亦
在乎爲之而已矣又於夜氣幾希之際立片言以決之
如此則爲人不如如此則爲禽獸如此則爲舜之徒不如

此則為賤之徒。凡王道霸術正學異端仁義功利悉取決於茲。而間不容髮。俾萬世之下。真信得人性本善。堯舜人皆可為。而孔子可願學也。然則善學孟子者。取足于自性之善。而韓子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當自得之。

孟

梁惠王上

萬章上

文獻通考曰。此氏曰。越

岐謂軻以儒術干諸侯。

不用。退與萬章公孫丑

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

篇。按韓愈以此書為弟

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

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

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

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

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

子

公孫丑上

告子上

七

滕文公上

篇

離婁上

盡心上

必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見惠王，目之曰叟。必以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諸謚亦恐爲後人所加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不能用。造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欲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言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凡言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

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三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子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

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
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頗
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
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
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
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
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
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

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
其功甚多○又曰孟子大有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
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
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
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聖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此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
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
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
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
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區書終 卷一五 五十二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七篇總其大意觀之無非崇王道黜霸功闡聖學闡異端其開卷義利之辨殆有以挽戰國之頽波而清其源也然其中之尤要者學惟宗孔而直指本心以先立乎其大孔子之後一人而已何也伯功有似于王道而誠僞不判則王道反不如霸功之顯赫異端有似于聖學而邪正不分則聖學反不如異端之信從仲尼之門所以羞稱五霸深惡鄉原蓋以此也時逮戰國惟義利是趨惟權力是逞國君歆慕皆管晏之餘風處士橫議悉楊墨之邪說人心陷溺良有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夷狄篡弑之禍矣向非孟子剖析義利之幾微使誠僞

邪正判若黑白而存十一於千百則王道聖學不幾於
漸滅無遺燼哉是以孟子之好辯爲不得已非徒以口
舌爭也人心本良人性本善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
不爲而仁義之根於中者本不容泯特無孔子救焚拯
溺之心以啟其火燃泉達之勢耳孟子大有功於世教
不過直從本心之善以開導之故因孺子入井而指其
惻隱之端因噉蹴一屑而指其羞惡之實因孩提愛敬
而指其知能之良因妻妾相泣而指其愧耻之情因平
且好惡而指其幾希之發因夷子厚葬而指其泚類之
真因齊宣不忍牛之觶觶而動其保民之念以至好樂

好勇好貨好色而欲其公諸民焉無非自其所固有者
指點開發使其由不忍以達之於其所忍由不爲以達
之於其所爲也以論道德必稱堯舜論征伐必稱湯武
總之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陋五霸之驩虞
比楊墨於禽獸而總之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以至格
君心之非同民心之好惡而幼學壯行自謂王齊由反
手者孰非是心以運量之哉然究其學術所宗一則曰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一則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也知言養氣盡心知性其學既有所宗雖以清
任和而聖者且曰不同道真有取日虞淵潛消魍魎凡

管晏儀衍淳于髡之事功楊墨許行之邪說皆不足以
惑世而誣民不然告子杞柳湍水與夫性無善無不善
之說且出於同時談道之士其禍仁義可勝言哉是故
王道之所以明聖道之所以顯萬世而下不惑于霸術
異端者一皆其宗孔之功也卒章由堯舜湯文孔子而
慨見知之無人意可識矣雖然喻利喻義君子小人所
由分正孔門學術之大閑也孟子終身必有事焉惟在
集義而析義之精至克無穿窬之心雖由此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所以與孔子同一源流也
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曰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大旨

問子謂孟子貴王賤霸崇正學闢異端七篇實以尊孔
子爲主意可得聞歟曰孔子繫易謂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七篇首言去利崇仁義實本諸孔子之教末篇自堯
舜禹臯湯文直以孔子繼之謂之尊孔非歟中間論天
下一治一亂由堯舜武周以及孔子則曰楊墨之道不
息孔子之道不著非所以尊孔子乎謂舜明物察倫由
禹湯文武周公以及孔子則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
私淑諸人也非所以尊孔子乎戰國而前未聞論道統

直以孔子接帝王者發之始自孟氏惟信之專傳之正
故其學一出于孔子凡伯夷伊尹柳下惠皆非所願學
者曰孔子之謂集大成就有尊崇若此其至者乎若夫
崇王道則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
之服孔子也賤霸功則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至闢異端不特推明孔子之仁義使楊墨之邪說不得
作也千古而下倡老氏無爲之說自許行爲神農之言
始孟子乃力排之發明孔子之編編不可尚者以樹之
的倡佛氏無相之說自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始孟子則
力辨之乃取證孔子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故好是
懿德以爲之準倡爲譏刺狂狷之說自鄉愿闢然媚世
者始孟氏則力拒之取證孔子惡似而非之言以示之
經謂非尊孔子不可矣他如辭受取予不見諸侯一一
取法從獵較爲委吏乘田拜陽貨此類未可悉舉至謂
君子所爲衆人固不識而其尊信無以加焉是故當時
親炙孔子三千七十身發聖蘊如顏魯且不可多得曠
世之遠發之如此其詳衛之如此其切挽赤日以中天
俾萬世人人知有孔子而異道異學不得以眩惑人心
者非孟氏而誰噫孔子之學固不待孟氏而後尊孟氏
之傳實得孔子以爲正

問浩然之氣乃孟氏發前聖所未發也亦可謂之尊孔
歟曰孟氏善養浩然之氣實有事于集義義集則能直
養而塞乎天地之間義襲則失養不慊于心而餒矣即
前段曾子聞大勇于夫子自反而縮不縮之旨也故曰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淵源所自非尊
孔而何若後人所謂養氣雖祖勿忘勿助以調停火候
要皆養生之術耳至夜氣之說則即日夜所息以見仁
義之良心未盡泯觀所引孔子操存之言亦自可見
問孟子功不在禹下以其闢楊墨也何當時非毀仁義
者皆莫之闢所闢專在學仁學義之人哉曰仁義之道

天下之達道非一人之獨行也彼一人之獨行若爲一
世之所難而有害乎天下之達道焉適足爲詖行邪說
之異端矣此正楊墨學仁學義其流弊至無君無父舉
一廢百何以爲天下之達道哉故欲衛仁義之全不得
不闢乎仁義之偏欲閑乎君父之大倫不得不拒乎仁
義之獨行與陳仲子矜小廉而離母與兄者類也故曰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噫後學反尊無君父之教以
爲宗較之非毀仁義不尤甚哉
問五霸假仁假義不猶愈于當時之諸侯耶曰仁義乃
人性所固有不待假借而人人各足故曰堯舜性之也

湯武身之也無所利而爲之也所以論道德必稱堯舜
論征伐必稱湯武發明性善直指人心無非尚仁義不
尚利之意至五霸則假之以立事功未免有所利而爲
之矣迨久假不歸自失其身中所固有之性而惡知其
非有焉此正五霸真假之辨也故以五霸視戰國之諸
侯似爲差勝較之純王之心何啻天淵然其流弊至于
晉天率土惟知有桓文管晏之功利不復知有純王之
仁義三代而下不獲沐純王之德澤者謂不由霸道以
雜之哉所以孟子在當時遇人便談性善直言利之爲
害按本塞源盡于首篇仁義利三字其大有功于世道
者以此于齊梁之君竿瑟不相投者亦以此

孟子於齊梁之君隨機開導不執一說因其觀臺池鳥
獸則啟之以與民偕樂因其移民移粟則啟之以養民
因其耻敗秦楚則啟之以省刑薄斂因其問天下之定
則啟之以不嗜殺人因其欲聞齊桓晉文則啟之以是
心足王因其慚好俗樂則啟之以與百姓同樂因其問
園大小則啟之以與百姓同利因其交鄰好勇則啟之
以一怒安民因其侈樂雪宮則啟之以無流連荒亡因
其好貨則啟之以乃積乃倉因其好色則啟之以內外
無怨無非引動其不忍人之心以行乎不忍人之仁政

正以君心爲萬化之原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耳。然則讀孟氏七篇者推廣此心引君當道之法不爲當今活孟子耶。

孟子以齊王猶反手固謂其時勢易而德行速也。蓋亦真信得人性本善人心本同在。握其機而運人人親親長長天下平。所以一則曰天下可運于掌一則曰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試觀滕文葛爾小國也。一行三年之喪四方吊者大悅。一明井地之法楚宋之民踵門而來。雖終阻于許行陳相而其易王之機可識矣。故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信哉。

孟子提出真心示人如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見親于壑其顙有泚見富貴利達者羞泣中庭見噉蹴之食不屑不受見牛斃骸而以羊易之從古以來孰有指點如此親切著明者乎。

學以心性爲大本大原固難知亦難言也。然心爲人之主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則言自孟氏始。政本因心而出也。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

之足以保四海則言自孟氏始聖賢與人同此心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則言自孟氏始學莫要於心之存也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言自孟氏始惟心爲能思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則言自孟氏始人性爲本善也人無有不善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不自孟氏始乎知能皆性之流行也發明良知良能本不慮不學而徵諸孩提之愛親敬長不自孟氏始乎堯舜性之也每道性善必稱堯舜人皆可爲堯舜不自孟氏始乎形性不相離也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不自孟氏始乎心性本一致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心養性動心忍性亦自孟氏始焉心性當存養也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亦自孟氏始焉夫性與心闡揚如此詳明如後人不滴而二之則混而一之且曰善惡皆性曰本來無善無惡寧不大悖孟氏七篇之教乎

論性雖諸說不同皆易辨也。惟告子無善無不善却爲後世所宗。謂其與佛相似。嘗聞佛家指不思善不思惡。怎麼時是本來面目。是彼以無着無象爲宗。亦非無善不善之旨也。何近世儒家反祖其說。以相高。雖云蠢動含靈都是此性。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以性本善也。本含此仁義禮知之精靈。人與禽獸同而異者。此也。生之謂性。未免混人與犬牛無分別矣。不將率天下之人爲禽獸哉。然而彼却以無爲善。以有爲不善。則當下已自悖其宗旨。而不自覺矣。惟孟子真知得人性本善。故隨處指點。無非即故之利。以驗其本然耳。舍此

